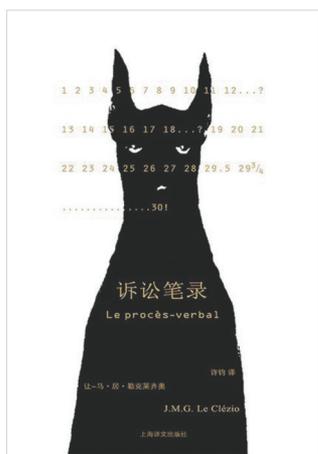


# 诺奖作家勒克莱齐奥： 读老舍和莫言的作品时，感觉自己像中国人



勒克莱齐奥作品《诉讼笔录》。  
图据出版社

## 只有文学和爱情 能让我们变成“他者”

勒克莱齐奥提到自己非常喜欢唐诗，“唐诗其实跟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也很接近。比如集市上有人卖花，有人在田里耕种，杜甫的女儿饿得咬大人手指等在旅途中所经历的种种细节，虽然时间离现在很远，但是依然会觉得真实很亲切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唐诗乃至其他一切美好的诗歌，肯定会被我们继续阅读下去。”

除了喜欢中国传统经典诗歌作品，勒克莱齐奥还很喜欢中国现当代文学，“我读老舍和莫言作品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中国人。我在用一个中国人的心去感知世界。这也让我感慨，只有文学和爱情能让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变成一个‘他者’。”

“文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”勒克莱齐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，引述了莎士比亚的一段话。这段话大意是：人应该要忠于自己，就像白天之后黑夜会来临，我们只有忠于自己，才能不去欺骗他人。为什么要分享这段话？“因为我在20岁的时候，买到的一本莎士比亚作品，是一本二手书。那本书的封面上就有这样一句话。那位最先买这本书的人，在这句话后面又手写了一句话，说这句话是他的人生信条。后来，当我拥有这本书的时候，这句话也成了我的人生信条。当时我已决定这一生要当一个作家，我希望把这句话作为自己写作的信条。在文学创作上，如何才叫忠于自己？简单说来就是不撒谎，尽可能去书写现实，去还原现实。”在此，勒克莱齐奥还分析起中国字，“我觉得中国字设计得很巧妙，比如：真实的‘真’这个汉字，里面有一个‘目’字，目就是眼睛，眼睛看见的就是真实。”

勒克莱齐奥提到，公元前5世纪有两个哲学家、思想家，他们生活在同样时代的不同地方，一个是希腊的柏拉图，一个是中国的墨子。柏拉图的洞穴理论阐述了他所认为的现实，即：人就像生活在洞穴里，背对着现实，他们看到的，是现实投在洞穴墙壁上的图像影子。如果按照柏拉图这个理论，我们所描写的所谓真实，实际上并不是真实本身，而是投在山洞里的影子。“而对于墨子，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传说提到，墨子有一天走在路上，突然天降大雨，他便躲进一个塔里避雨。关上门后，墨子突然发现，通过门上的一个小洞，外面的景色被投射进了塔的墙面。实际上，墨子的发现，就是在慢慢理解人的眼睛是

12月5日，作为“杨升庵文学奖颁奖典礼暨首届成都国际文学月”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创作分享会在成都新都区升庵书香剧场举行。83岁的让·马里·居斯塔夫·勒克莱齐奥以“文学与我们的世界”为主题，分享了他的文学观、世界观。勒克莱齐奥纵横捭阖、见识卓越，从柏拉图、莎士比亚到杜甫、李白、李商隐、曹雪芹，又谈到鲁迅、莫言、阿来等，表现出对中国古典文化、现当代文学足够的熟悉度和喜爱度。



勒克莱齐奥(中)在分享会上。

### 人物名片

#### 让·马里·居斯塔夫·勒克莱齐奥

生于1940年，是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文坛独树一帜的代表人物，与莫迪亚诺、佩雷克并称为“法兰西三星”。现已出版小说、随笔、翻译等作品五十余部。1963年，他的首部作品获雷诺多文学奖；1980年获得保罗·莫朗文学奖；1994年被法国《读书》杂志评为“当代最伟大的法语作家”；200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代表作品有《诉讼笔录》《战争》《流浪的星星》《饥饿间奏曲》等。

如何工作的，人眼的工作原理就是光通过瞳孔进入到眼球中。相机的英文camera实际上指的是箱子，我们叫它暗箱原理，就是通过一个小孔在暗箱中成像。虽然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，但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讲，柏拉图更加强调的是概念理想主义，而墨子所代表的更多偏向于现实主义。我理解中的作家应该更接近于墨子，因为我要做的并不是去寻找一个理想的像，而是将现实通过一个小孔投射到我的作品中去。”

既然是现实主义作品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诗歌作品里看到的好像是个理想的世界，似乎是戴上了一层美好滤镜的世界。勒克莱齐奥说，“不论诗人还是小说家、散文家，确实会想要带上一层美好的滤镜，但在此之前，他们首先心里想的，还是能够真实地重现现实。所以，不论在英国、法国或者中国

的文学中，我们都能发现，作家想把他看到的写下来，要把他所看到的东西投射到幕布上去再现现实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知名作家，无论是英国的莎士比亚，或者西班牙的塞万提斯，还是中国的曹雪芹，他们做的首先是把所认知的世界写下来、表达出来。”

## 文学求真的追求 支撑作家超越艰难进行写作

勒克莱齐奥透露自己很喜欢中国现代作家老舍，“他在作品中加了很多幽默元素，让作品有喜剧性的人物出场，这使得他的作品变得更加可读。比如说在《四世同堂》里，讲了生活在胡同里的一家人的故事，他通过在故事中加入一些并不仅仅是沉重的，而极富戏剧性的幽默的一面，让我们觉得生活并不那么艰难。他在《骆驼祥子》里描写祥子的生活时，也是带着一种幽默的笔调，让读者能代入其中，能去感受到祥子当时的生活。”

勒克莱齐奥说，“我很喜欢的另一个中国现代作家是莫言。他所写的人物很喜欢讲一些幽默段子。因为想知道莫言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地方生活过，才写出这样的故事，所以我曾经去过一趟山东高密。看到莫言生活的地方，冬天非常冷，他的生活一度很艰苦，他在家人的鼓励下，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，并且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觉得文学创作是一种强大的信心或者沉醉，让人倾注所有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里。”

出生于1940年的勒克莱齐奥还分享了他小时候的回忆，“曾经有段时间，我们要找到能写作的笔和纸都很难，孩子们也没有什么娱乐方式，那是

一段相对艰难的时光。我只能努力找到一节一节的铅笔或者小笔头，在各种各样的本子上写作。我发现其他作家同样也经历了一段苦难的岁月，但他们依然达成了自己的目标。我想，或许正是写作时求真的追求，才能支撑这么多作家经历艰难的岁月和各种困难后，仍然坚持下去，并超越艰难，进行写作，最终创作出优秀的作品。”

在勒克莱齐奥看来，文学并不是个人艺术，而是一个集体艺术，它需要每个人的参与，需要读者的参与，需要大家的分享，“我们可以说文学是一种交流的艺术。在我创作之初，有这么一个契机：我的老师在上课时讲历史、讲地理，会讲很多小故事，我就会把老师讲的故事记下来，然后写下来，传阅给同学们看，大家看完以后都会开心地笑出声来。正是这种分享交流让我继续写作，因为从写作本身来讲，这是一件相对孤独的事，所以只有我们将自己的创作分享给周围的人，包括家人、读者、公众，文学才能真正成为一种集体的艺术。所以我们所讲的这种文学之真，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把个人的感受、个人的经验分享给他人。这种分享营造出了共鸣，让我们有了超越个人的、共同的体验。”

## 我们今天依然需要 由文字构建想象或真实空间

随着多元媒介的发达，作为文字形式存在的文学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勒克莱齐奥提到一个问题：“当照相机、摄像机这么发达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写小说、戏剧？文学能比照相机、摄像机、纪录片更能表现现实吗？”

如今人类已经取得很大进步，已经能够让大部分的人获得一个相对温饱或者说是相对好的生活，但这个世界依然还存在战争和贫困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他认为，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体现的真实的一面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任务，就是去把这些元素写下来。为这些依然在战争中、贫困中的人去创作。因为这不仅是写下了困苦的经历，还会给人勇气让他们去超越这些艰难的困境。我想，这也是文学在当下技术时代无法被取代的原因。因为我们依然需要由文字构建起的想象的或者真实的空间。”

对于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，勒克莱齐奥坦言，他跟其他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一样，经历的是相同的事件，有共同的记忆。“我们都是世界的一个角色，每个人要做的就是发挥好自己作用，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。我到过世界很多地方，很多细节让我感悟到，不同地方的生活，表面上有很多不同，但生活本质是相通的。不管我是在法国、墨西哥还是在中国，人们的热情、互助、友爱，在世界上哪个角落都是一样的。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爱，是我之所以愿意一直写作的强大动力。”他提到，自己2011年受聘名誉教授在南京大学任教，住在南京鼓楼区，“在路上，我看到有人一边走路一边哼歌，我觉得非常美好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吴德玉  
实习生 姜孟欣  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主办方提供



勒克莱齐奥与读者交流。